

豐美的賽德克族文化



巴萬·韃拿哈 (沈明仁)



【學歷】

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英文組畢業

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四十學分班



【經歷】

國中教師、組長、主任、校長

民間文化、歷史、藝雕工作者

南投縣賽德文史傳承協會總幹事

南投縣仁愛鄉教育會理事長

台灣打里摺文化協會理事

原住民族學院常務理事

南投縣仁愛鄉廬山社區發展協會總幹事

教育部原住民教育政策委員會



【現任】

仁愛國中教師

【專長】

泰雅族歷史與文化之研究與陶藝美術創作



【主要著作】

1、「崇信祖靈的民族－賽德克人」

2、「國中鄉土教材－南投縣鄉土藝術文化活動」

3、仁愛鄉志

4、賽德克族太魯閣母語教材（國中組）

5、Smahol ta kali aran balay seediq 迴向部落的生活信仰

豐美的賽德克族文化

沈明仁撰於波瓦論部落2006/1/11

壹、前言

貳、從口說歷史傳說例子中發現族人、土地與自然的和諧關係

一、倆個歷史傳說例子

1、從出草歌謠談起

2、Mowalaq（出草祭即獵首祭）：

二、賽德克族人的祖靈信仰觀與 Gaya、Gaga、Waya、Gaza 的關係

三、人類的起源與 Gaya、Gaga、Waya、Gaza 的關係

四、土狗的傳說、賽德克族人的獵場文化與 Gaya、Gaga、Waya、Gaza 的關係

五、賽德克族人對宇宙、自然、土地分配想法與 Gaya、Gaga、Waya、Gaza 的關係

參、Seediq：彩虹橋（hakaw utux）上的建構者suyan balay

somaru Gaya babaw hakau utux

一、傳統文化的流逝與族群認同危機

二、「族群正名運動」的迷思

三、筆者的建議

肆、用愛與分享談賽德克族人在霧社事件的想法

一、想給霧社事件有很 HIGH 的祖靈信仰

二、霧社事件不該只是敬拜謀一族群的亡魂，而應代表所有死於強權下的英魂

三、重新建構文化的禮儀，體驗生命的真實意義，不要假仙囉！才有希望的工程與未來。

伍、SISIN GAYA的文化意義『靈鳥』—繡眼畫眉鳥

陸、結論

豐美的賽德克族文化

沈明仁撰於波瓦論部落2006/1/11

壹、前言

筆者今天很高興有此機會與各位分享我族人的文化，願我祖靈UTUX BALAW 祝福大家平安、快樂、健康。我想從賽德克族人的狩獵文化、殺豬文化、GAYA SISIN（繡眼畫眉鳥）文化等三個大的生活例子中的GAGA談賽德克族人的生活觀與生活的意義。

說實在賽德克族人天性本就是狩獵的子民。生活喜無羈無束自由自在，天生就是自然的化身。在賽德克族人的原始信仰生活與他們所謂的Gaya（生活的規範）之間，到底存在著什麼樣依存的关系與意義？而祖靈信仰【uttux】對於賽德克族人（Sodeq）、泰雅族人（Taiyan）的生活，又有什麼重要性？與傳統文化的關係，又有何種魔力的存在呢？使得它存在於賽德克族人的生態世界裡，竟長達千年而不墜，其道理又為何？常有人說台灣原住民是沒文化、沒歷史、沒文字的族群。在觀念上，理所當然就會被外人認為是沒有所謂文明曙光可能的民族，連生存的機會更不應該到現在為止仍屹立不搖。事實上，他們是有文化的民族，因他們將存在於大自然環境區域裡的和諧秩序融化在信仰的內涵中，並使之成為生活中的規則。因而常自稱是seediq balay、squleq balay、tsuleq balay【大地的子民】。由此一樂觀自在的心性亦不難來瞭解他們的價值觀是自然的、單純的喜悅的。我們也應該體悟到一種道理，即：人類文化之中，沒有所謂「文明」、「野蠻」、「好」、「壞」之別。原住民族其存在的價值，與其維繫生命的思想與信仰，應該與其他的族群有相同的地位。才會能讓他們有生存的力量，來面對整個大自然環境的挑戰。

另一方面，筆者想從「殺豬文化」中淺談台灣原住民族的人文與自然世界中，他們對「豬」與祖靈之間的崇敬信仰觀是有著令現代文明的人們嘆為觀止的地方與價值觀，而此一另類思考，實際上既已存在他們的生活意念中，只是「忘了牠的價值存在罷了！」。即台灣原住民族的各族群部落中，為何在他們的婚、喪、喜、慶裡，皆以「豬」作為與祖靈間的媒介物呢？為何各項活動中必須以「豬」作為吉祥物？一則即因他們在心靈中希望透過「殺豬見血」之後，締結對人的生命與土地的認同與歸屬感；二則是他們希望透過豬肉中的血湯、內臟分想享生靈間的平等與尊嚴，以轉化他們對人類世界的恩怨情仇為生命的轉機；三則是希望在分食豬肉的時刻分享祖靈對他們所賜予的生命有其規範、責任、義務，以及對人類的愛與分享作有恆性的價值與判斷，並體驗到生命是有它存在的意義。

筆者因有見於自己的族群文化與歷史有被吞噬與淪喪之虞，認為身為文化人的知識份子應全力發揮所知，慨然用心以「愛與分享」構築族人自己祖靈的祭儀文化與埋石為盟的習慣，以做為這塊土地與人的歷史是應有其自己的主體思想，並希望從深沉的賽德克文化內涵的意義中活出 Seediq Balay 的魂魄。也希望

望透過此一文化洗禮活動，一則可化解原來在此能高郡下之各族群部落間長久所締結的仇恨；二則透過埋石為盟、歃血祭天的傳統祖靈信儀式，化解台灣各族群的恩怨。

然而這樣單純的文化認知，碰到「臺灣官樣大拜拜文化」與政客的意識型態糟蹋，文化變形為彩虹橋下的哭魂，而非莫那魯道暨其英雄們的希望與文化的祈願。可悲呀！祭拜祖先的儀式似乎也對不上祖靈們的八字，這如同犯禁忌（somaneq）的人，無法與祖靈世界的靈魂對話，卻又努力拿著茅草假冒虔敬，實際上已經觸犯了祖靈世界的大禁忌。今天筆者希望藉此短文破除族群間的文化認同的差異，尊重彼此的文化美感，是希望所在。

最後想以賽德克族在大自然的「靈鳥—Sisin」故事中，作為今天與大家分享講演的結束。

貳、從口說歷史傳說例子中發現族人、土地與自然的和諧關係

一、兩個歷史傳說例子

1、從出草歌謠談起

口述者：Awai・Bizeh（廖黃貴美，女，身分證記載 1915 年生，實際年齡 90-95 歲左右，Aran turuwan 合作村平生部落）

詮釋者：Bawan・Tanah（沈明仁，男，44 歲，Aran bolayau）

主 題：Mongalaq 出草

話說 1997 年 10 月間，秋風掃落葉時，媽媽以緩緩的步伐，從陡峭的山坡上，一路迎面走進家室，還未走進家裡，即隱約聽到樓下拐杖的滴答聲逐漸趨近，一聲「Oyi！」的寒暄，打破彼此沉寂的心靈時空，母親以親熱的問候語，請姨婆 Awai 入室內休息聊聊天。談論起受 Nabugo 的誣衊時，眼淚不自覺的流下，「假如我的父兄輩還在的話，準讓他人頭落地……」哽咽的聲音，逐漸清晰；不一會兒，即興式唱起「奇萊山白雪下的孤魂」（出草歌）：

mujas ku !
muyas ku gongalaq !
miyah so mi kuxun la
en ne wada tuma huda da
en ne wada tuma dowiyaq da
an mo lisau hobi xobun nida
an mo lisau hobi xobun nida
mosi musa nami da niwax
mosi musa nami da niwax
a-n mu tu bi beleh dungan wax
a-n mu tu bi beleh dungan wax
en ne tuma huda da ni

唱歌唷！
我唱獵首的歌呀！
我來尋找所愛的人
在白雪的山底下等待
在高山白雪的山底下等待
一個青年出現了
一個青年出現了
我們提人頭回家
我們提人首回家
返回聖地唷
返回聖地唷
在白雪下了

en ne tuma huda da ni
wuka bi kumu qelan da ni
wuka bi kumu qelan da ni
asi nami kntotu
ini qoduleq
ini koboliyux lonlungan
ini koboliyux lonlungan
en taga ku chiwayai balai xan
en taga ku chiwayai balai han
so miyax so mi kuxun tada
so miyax so mi kuxun tada
so miyax somokuxun konan tada
so miyax somokuxun konan tada
en ne wada tuma huda da
en ne wada tuma huda da
inkiya hiya da nida wax
inkiya hiya da nida wax
a-n tolamai mubi dexas da
a-n telamai mubi mu dexas da
en lisou tuma-xol da
en lisou tuma-xol da
en lisau tuma huda xa
en lisau tuma huda xa
miyah so bi so-mukuxun da
en wowa lolebu neda
en wowa lolebu

在白雪下了
無人能抗衡
無人能抗衡
我們堅持
不逃避
不改變心念
不改變心念
試著等一下吧！無人能抗衡。
試著等一下吧！無人能抗衡。
尋求愛的人呀！
尋求愛的人呀！
尋求愛我的人呀！
尋求愛我的人呀！
來到白雪山下
來到白雪山下
所愛的人（人頭孤魂）永遠在了
所愛的人（人頭孤魂）永遠在了
讓我再試一試看吧！
真的讓我再試試看吧！
孤寂在枯樹下的年輕人
孤寂在枯樹下的年輕人
白雪下的年輕人
白雪下的年輕人
來真的喜歡作伴呀！
美麗的少女呀！
美麗的少女呀！

歌詞的意義大致是說：在奇萊山白雪下所獵取首級的孤魂唷！你們不再是我的敵人，現在已經是我們的朋友，你的魂魄將與奇萊山白雪下的精神同在，你不再孤寂，因為你的孤獨，已經蛻化為我們還生存的人的喜悅。講到原住民的獵頭習慣，其動機上非常的單純，絕非濫殺無辜，而是因有人褻瀆神明、復仇、發生瘟疫、疾病、以及獵場紛爭之故而起的行為。獵過人頭之後，對他們的社會又是一個新生命的誕生，更是人類與大自然之間重新和諧分享新生命的開始。所獵的人頭，此時也已經成為族人生命昇華的最愛，及祖靈垂愛家族的寶貝。或許這樣的觀念以現代人的價值觀看來，是一種令人不可思議的另類想法，但此一理念確確實實底，曾經在七十年以前泰雅、賽德克族人的世界發生過。

因此，出草或獵人頭的行為，是祖先的遺訓，也是子孫應該遵守的神聖行為，更是無上的道德準則；它是泰雅族人的 Gaya，是生活與生命歷程中的慣例、規則、或祭祀的方式。其由來絕非偶然，亦非想像，它是先天性的行為，絕不能因明末清初以來漢人、荷蘭人、西班牙人、日本人等的相繼侵入臺灣，而誤解其原本是與天地之間萬物共生共息的思考體系，而認為是野蠻的行徑，反而不將其視為自然環境中不可無的生存競爭，而對賽德克族人的 Gaya 產生敵對的行為說法，那樣也就未免太過牽強附會了。

試由老人 Tanah・Nawi 所說的軼事中了解到出草的真意，他說：「太古時因海神發怒，曾發生大洪水，各地的人都逃到高山上去；此時，眾勢力者共商之後，決定以一個人做海神的犧牲品，以平息神怒。於是先將一個品性惡劣的（女）人扔進水裏，但這個（女）人卻自怒濤之中游回了原地。眾頭目與人們見到之後，猜想是不能合海神之意，再把最純真實在的男人與女人扔進小舟，兩人立刻沉入洶湧的波濤之間；海神的需求滿足了，洪水馬上就退去而顯出陸地來。眾人見到陸地，乃各自回到原居地，或分散尋找良地開墾、播種地瓜藤蔓、捕魚——豐收之餘，人口又逐漸增加。此時，遷到平地平原的人，遠比住在山上狩獵的人還多，爲了減少他們的人口，就開始有了出草獵人頭之風，而我們把那些自洪水之後移到平地的人叫做『平埔族』（kaxabu）。」

從此一傳說之中，可以了解到土魯古人的出草行爲是自然的表現，其精神意義如大地之奧妙，與自然共生存，就像出草歸途的凱旋歌：

「聽著吧，人們！看著吧，人們！吾等決死的勇士出草，在那枯松之下，
混戰如松葉亂飛，而今正帶著松葉（比喻首級）歸來了。」

多麼可愛的賽德克族土魯古人，生命的泉水，就像自然之中的松葉掖注的汁液，流進有生命的土壤之中，永不後悔。筆者深盼我們的漢族朋友，勿以大罪惡的心情去看待臺灣原住民族的傳統遺訓，而希望以敬重之心，尊重異於漢民族文化的原住民文化。因爲文化的本身無所謂孰優孰劣，而是應站在同等的心情下互相成長，互相鼓勵；否則互相傷害彼此之間的人格尊嚴，祇是在戕傷民族之間的感情，無助於整體力量的團結。是以，不論是賽德克族原住民，抑或是我們漢民族的朋友，都有生存環境所給予我們的傳統文化，要去珍視、尊重它的價值。假如大家都能摒除偏見的話，文化大國的美名，還是有機會在臺灣的每一個角落發芽，在世界的舞臺上綻放它生命的原動力。

2、Mowalaq（出草祭即獵首祭）

賽德克族人在台灣的存在，有千年以上的歷史；既然能生存這麼久，必然有其文化上的依據。而這種文化的存續，更是這種族群生活的習慣、風俗，或稱其社會組織的規範、或稱其倫理道德文化、或全族人的生命禮俗等；賽德克族人管它稱爲 Gaya、Gaga、Gaza、Waya，名稱雖各異，但遵循共同 Gaya

（Gaga、Gaza、Waya）〈祖先的遺訓〉文化的意義或方式是一樣的。而執行 Gaya（Gaga、Gaza、Waya）的行動，稱之爲 Mo-Gaya（創新規則），並透過此一規則形成集團同盟組織。

因此，在七、八十年以前，此一集團同盟組織的家族或成員，若受到以下的因素：外人侵犯、復仇、瘟疫、婚姻、戰爭、成年禮影響之故，必須遵循部落族人的規則，即所謂 Gaya（Gaga、Gaza、Waya）的規範。而此一 Mowalaq

（出草祭即獵首祭）規則的表現，就是爲當今時下所不能接受的另類思想的習俗——「獵首」。其實獵首的習慣，在當時的賽德克族人的看法，都將此一行爲的表現，視爲男人人格尊嚴的象徵性意義；圖騰鯨面的構成，也需借助獵首行動之成功與否而定；走入未來世界的依據，也必須是完成獵首的行爲，才能於走進彩虹橋的時候，不被螃蟹守門神踹下深淵之谷。除此之外，獵首是男人

在部落社會的尊貴地位的價值，男人因祂之故，在部落受到尊崇；祂不僅是戰爭英勇的表現，而且也是部落女人是否嫁給這個男人的標準。

以上的表現並不是如字面單純的意義，Mowalaq（出草祭即獵首祭）其真實的意義，是透過上述另類的思維與行動，來向他們的祖靈述說在人世間的責任已完成，請祖靈接受他一切的生命，走入人類的神聖源頭。此一原始的泛神靈信仰觀，一直夾雜在這些以 Gaya（Gaga、Gaza、Waya）規範為生活依據的人身上；直到今天，祂的功能仍舊依附這些族人的心靈世界裡。

所以在賽德克族人的觀念裡，認為「人頭」是他們在部落集團同盟祭祀之時，對祖靈最崇敬的奉獻祭品，因為人首的血、血刀會在巫術祭司的吹動下，為族人治病或為家人祈福。

此外，於原始時代部落集團同盟的農耕祭儀裡，獵首祭儀的功能甚至於超過狩獵祭儀與農事祭儀。賽德克族群土魯古人土魯灣部落的耆老 **Sedan · Wassau**（呂江海）談及馘首時，認為：「Mowalaq（出草）之前，要先注意到 sonopi（夢境）的內容，得 malu sonopi（吉夢）時就由數人組織一團，在 Mowalaq 祭祀集團中的勢力者家中集合，qobosuran balai（主人）在 taku（瓢）中注水後以手持之，各人將食指插入，誓言共同行動，一行人就向目的地前進。」**Awai · Bizah** 同時也講出她的理解，認為：「獵人頭是 aran（部落）或 kana aran（全部落）最重要的集團行動，其儀式通常比其他的祭祀還要重要。因此，儀式主持人一定是部落的頭目或獵人頭時的領袖來主持儀式。要前進狩獵人頭之前，獵頭集團於出發之前一日，領導人於凌晨天未亮之時上山聆聽 sisin 鳥的 wuyas（啼聲）如何？要特別注意到，若聽到鳴聲為吉兆，馬上回到部落，告訴獵頭集團已得 uttux 吉兆的象徵訊息，大家一定要奮勇前進，不可退卻，否則觸怒祖靈，讓祖先蒙羞。sisin 鳥的 wuyas（啼聲）或飛行方向，都是祖靈托以告知獵人集團應注的徵兆。參加獵首之家必定守護火種不滅，至獵首者還回到部落為止，家裡的火種才能熄滅。之後族人開始釀酒，用來準備獵首集團食用。」

這些規則遵循之後，獵首者應先向祖靈禱告：

wis !wis !wis !
uttux modus balau !
rumawa muyas qoboni sisin
musaku balali bi boluqah mowalaq
ana su balai mowuyas ka
qobohoni ka motuchin wax
ine wusa bosobvu pajis
ana su ini moquyas ha bohoni !
ana su ini mowuyas ha qobohoni !
musa nami mowalaq iya bosobvu buzi
殺
ana sa ini bowuyas ka bohoni
lorogan sa uttux bolawa

鳴噫嘶！ 鳴噫嘶！ 鳴噫嘶！
天上的祖靈啊！
祈求 sisin 鳥的福壽
我們去獵首如受傷
請讓 sisin 鳥的歌唱好聽
唱時飛落下來
戰鬥時不受傷
sisin 鳥如果不唱歌！
sisin 鳥如果不唱歌！
我們如出去獵頭不要被箭射
即使 sisin 鳥如果不唱歌
也請祂唱吉祥的歌

祈求祖靈的 sisin 鳥之後，如果得到吉祥的徵兆，獵首集團就可於凌晨天未亮之前行動，獵首領袖就會召集隊員舉行出獵陣容儀式，然後說：

ana ta musa gai ka	即使我們去遙遠的地方獵首
qita Sodeq	看清自己的人
iya sosobvu Sodeq	不要打自己的人
wuxai namu ka ini kokolai ka pajis Sodeq	你們不是不認識敵人的樣子
ana mohoqin ka wuka ngagan ita Sodeq	即使死傷男人的命也不值得一談
nasi mu sobotan ta pajis	如果射殺了敵人
iya bolafi ta Sodeq nanaq wax	不要拋棄自己的人
saida tntama uttux ta balau	一切靠祖靈的保護

Awai・Bizeh 回憶：「族人於馘得首級之後，獵人會舉著人頭一直跑到安全地點，然後用 bohongin（茅草）編簾，以兩個石頭支撐，放在那裡稱為『to-mamasu tunux』，作為馘首的標記，並將腦漿從咽喉中拔出，丟棄在 mausan 的溪流（今平生部落附近）中，將人的心思隨著河流漂向祖靈的源泉處。接近部落時，獵人就會在山頂上大聲 mozilas（喧鬧），我們這些聽到叫聲的男女老幼都非常高興，就會用『wis！wis！wis！』的歌舞迎接人頭兄弟的來臨，並帶著酒出來迎接；雙方互相碰面時，就停在這個地方，婦女等就圍著人頭開始跳舞，一直跳到身體非常疲倦，汗水流得像瀑布一樣也不停止。就這樣大聲唱歌跳舞，讓祖靈在族人瘋狂癡狂的舞韻中融合為一體。之後，鬼神的魂魄也會在大家跳到身體疲倦如綿之際，與人類的心靈契合。是以，部落族人等到傍晚，再一起點著松木火把，與祖靈、鬼、神、魂回到部落。」

1997 年 12 月 8 日，於廬山部落舉辦運動會之際，筆者再度請姨婆 Awai・Bizeh 詠唱獵人頭的歌，即前段敘述的「奇萊山白雪下的孤魂」，從歌詞中可以知道：在奇萊山雪白皚皚的銀色世界裡，泰雅族賽德克人將殘酷血腥的獵首行動，化為美少女般一樣的純真無邪，是一種生命昇華的景致。敵人的頭，此時已經變成家裏的人，祂可以使孩提時代的恐懼，因為血水化為烏有；也可以驅逐家中的瘟疫、疾病、婚喪喜慶、幸與不幸等……之事宜，諸如此類的事務，都藉由獵人頭的儀式，將人類的一切不平衡託付給祖靈做判決，以求得人世間彼此平衡的心靈溝通。

因此，獵首集團在出草之前，會將自己的生命交付祖靈，並唱著如下的歌詞，以勇敢的走入永恆的彩虹橋的彼岸：

wada ku bi hiya da !	我走去彼岸的那邊了！
rimoi mako balai wax !	我們都是真正的拜把兄弟哇！
tai、tai、tai、musa	傾聽著吧、看著吧、想著吧、
tegemahu tuma qarau harun	我們的魂魄在枯死了的松樹下，
tarayan	引領著；
gessyu madas	提領著無邪的魂魄，。
si nabau harun	猶如松葉的汁在燃燒

這一幕源自大自然的行動，似乎就像族人在獵首歌舞中，呈現著對生命的衷心讚嘆：「在那枯松之下，混戰如松葉亂飛，而今正帶著松葉（首級）歸來了。」；泰雅族賽德克人真正的精神，以及對傳統與祖靈的崇信，都在此段歌詞中，不言可喻的表達出來了。

從十七世紀開始，為何荷蘭人、英國人、滿清政府，幾乎不敢與賽德克族人正面對抗，而一直將其劃為化外之人，其原因何在？一八九五年以後，日本軍閥爲了高山森林的資源，如紅豆杉、檜木、柳杉、樟樹、礦石……，開始「撫番」「理番」（「理番政策」），先是安撫不成，進而以武力強壓（如「五年理蕃計劃」中的幾場大戰），日本人用了無數人力物力、進行了二十幾年的文化田野調查工作，也無法真正瞭解賽德克族人 Gaya 文化的核心是什麼？更令日本人嘆爲觀止的是，花了無盡的政治資源、經濟、教育、文化等，到頭來，在霧社事件發生時，還是淌血沙場屍體遍野，日人的首級也因族人泛神靈的宗教信仰之故，幾乎都被帶回家裏供奉飼養，同時祭拜祖先、族靈以祈求福祐；若我們設身處地在當時的情況下，日本人的挫折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現代的賽德克族人，在近九十年來，泛神靈宗教信仰、祖靈崇拜、圖騰（黥面）文化，經過時間的變遷與執政者的刻意破壞，幾乎已經蕩然無存。一個從來勇猛慍悍，見了令人起寒顫的民族，到如今走在漢人管理的路上，不是雛妓、奴工、低收入者，就是敗壞、墮落、貧窮、酒鬼、文化低俗的代名詞。因此，雖然傳統已經不復存在，我們也很難再尋回過去的光輝；但是，記取傳統文化的精神並發揚光大，卻是值得我們努力的方向。

二、賽德克族人的祖靈信仰觀與 Gaya、Gaga、Waya、Gaza 的關係

Squleq、Tsuleq、pronawan、Seediq（人）等與 Gaya＜祖先的遺訓－即倫理道德規範＞、Uttux＜泛祖靈信仰＞三者之間的關係，在整個台灣的紋面族群裡，是互爲一生命共同體，並且以此三者作爲生活理念的基本信仰，彼此互相遵守習慣法則，透過 Gaya 的規範，形成其部落文化中的攻守同盟集團、祭祀集團、血緣集團等互爲依存的強悍文化堡壘；加上生活中的特質。

如「紋面」是他們文化圖騰的象徵意義，「出草」是他們對大自然溝通的橋樑，與平衡人間的恩怨關係，更使他們的世界加上奧秘的色彩文化。或許是因為此一文化風格與習慣，使他們在台灣的中北部綿延幾千年，依然能夠抗衡外在世界的挑戰，並且儼然雄據一方的勢力者。

然而，爲何此一時彼一時的文化力量，竟能在此短暫的百年文化劇變之中，呈現出一蹶不振，恐有走入黃昏滅絕之途？乃是因爲他們的 Gaya 消失、圖騰文化沒落、土地（獵場區域）失去，使得他們對大自然的尊敬，蒙上一層無奈不歸的生命氣息。救亡圖存之道，似乎必需重新認識由 Gaya，重新賦予一種適合時代思潮的意義，才有力量重建部落文化的希望。

因此，筆者想從以下的觀點，來淺述泰雅族群的部分文化世界。以開始認真去深感同受泰雅族人的 Gaya 的話中意識，或許只有從瞭解 Gaya 的意義，族群部落文化的力量才能整合成一個攻不可破的生命體系，也唯有從深體 Gaya 的各式各樣文化意義，才能使化解台灣紋面族群諸流域的人，重新認識其的存在價值及其地位的重要性。

三、人類的起源與 Gaya、Gaga、Waya、Gaza 的關係

談到南投縣仁愛鄉的西賽德克人，不得不談及鄰近整個獵場區域的族群關係：如賽考列克人、澤奧列人、布農族群等彼此之間的生活關係如何，想對整

個泰雅族群的根源有所了解，更有必要進一步了解其彼此間生活上的不同、傳說中的故事與事件。特別是仁愛鄉的泰雅族群，其分布之流域與獵場山頭，可謂整個泰雅人的生活起源頭，更是獵場分流的起點。根據耆老 Awayi · Bizah 的傳述，賽德克人與泰雅人的起源傳說，大約有下列幾種說法：

1、Binsubukan 的岩石說：

在南投縣的白狗大山中，即仁愛鄉發祥村瑞岩部落的對面山其中有一個男人因為討厭住在這樣的地方，因而退回到原來的岩石中，成為賽考列克人與澤奧列人的祖靈，其他兩個人就成為泰雅族群的祖先。

Bonuxun 樹說：

南投縣與花蓮縣之間有一個山叫白石山，山中有一個半面為石質，半面為木質的大樹，後來因精化為神，有一天樹幹中走出男女二神，二神同衾，生了很多的子孫，因而成為德克達雅人、土魯古人、以及道澤人的祖先。

「豬」與「狗」說：

南投縣仁愛鄉精英村和合作村，即土魯古人和道澤人兩族群的來源說，古時候有個似神似人的婦人，不知來自何方？有一天很無聊與一隻豬交合，生了好多孩子。後來又與狗交合，生了更多的子孫，因而成了人類的祖先。

仁愛鄉鯨面原住民族群之淵源，對「人」皆有其不同的稱呼，北港溪以北的泰雅族群稱人為「seqoleq」或「tseole」。北港溪以南的泰雅族群稱人為「Sodeq」。除了上述以外，尚有波羅那瓦灣人，自成一個不同於其他泰雅族群的語言系統，但生活方式卻大同小異。不論耆老們的傳述如何？我們卻仍生活在一個大問號的雲陰下．．．

Taiyan 人是什麼人？

Seediq 人是什麼人？

Sqleq 人是什麼人？

Tsleq 人是什麼人？

POMUGAN 人（漢人）是什麼人？

BUNUN 人是什麼人？

他們從何處來？

他們要到那兒去？

以上的問號，應該是當今知識份子，應積極戮力之目標。把這個「人」從來源的大問號裡，逐一推向地平線之外，希望在那兒，能夠尋找到人祖先的遺跡。

四、土狗的傳說、賽德克族人的獵場文化與 Gaya、Gaga、Waya、Gaza 的關係

1994 年 10 月 24 日，在霧社碧湖部落的口述耆老高誠吉先生曾對狗的傳說有一非常精緻的說明：「狗是獵人生命中不朽的戰友，在獵場文化之中，不論是觸聞大地之尖兵與搜尋四周的獵物、甚至於預先發覺危機四伏、生息存亡之訊號，皆有賴於牠敏銳之嗅覺與四處搜尋或追蹤的本能，否則（當地）獵人在獵場的生命將無以維生。」

筆者也常憶起外公 Bawan・Labay 談論說：「我的祖先視狗如己出，因為主人出外打獵時候，領袖犬豎立著耳朵傾聽四方，凝視八面的情況，通常是眼神殺氣凌人，再以吠叫聲常握先機，召集師父狗（大耳朵、大鼻子）用其寬大的鼻子搜尋獵物的腳印味道，直到找到獵物為止；平常懶散不堪的攬殺狗以其快捷的速度封狩退路，並進行兇狠的截襲，之後由各族群組合的狗，以不及掩耳之掠影方式，攻擊獵物的致命傷，最後由山豬狗、銀灰豹、土黃羌犬、猴犬等協同領袖狗完成獵場的任務。」

老獵人 Yakau・Lobau 說：「狗是獵場生活中最忠實的朋友。」有一次於奇萊山與能高山之間打獵，突然碰撞大黑熊帶子覓食，而且黑熊也發覺到 Yakau 的存在，獵人心情感覺恐懼、黑熊護子心切，發怒吼攻擊獵人。獵人見狀趕緊往後逃竄，可惜已經來不及了，來不及了。就在千鈞一髮之際，獵人最兇、最聰穎的黑狗，殺……殺入重重危機中，在怒吼聲的殺戮中，不絕以各種聲音的傳達各中訊息給其他的夥伴知曉：『是鬥狠的時刻了』。Yakau 的其他狗聞訊，皆自四面八方蜂擁而來，迂迴攻擊、時前時後，使熊的筋骨疲憊乏力，昏頭轉向，氣息不佳時；然後獵人的番刀出鞘、萬箭齊飛，刀刃處只見血刀現出斑斑的血絲，臉上也露出成功的喜悅，隨意從囊袋中取煙草，哼聲：〈真是令人喜悅…〉。

後來回到家鄉，獵人在閒暇之餘，常常與獵人談論為何養狗並要愛護牠們的故事。他說：「從前有人想把他的狗殺掉，可是狗說：『你殺了我之後要靠什麼打獵？雖然你們人類的智慧也許比我們優秀，但是登山涉水，叢林奔騰迴旋的時候就絕對不如我們了。』因為認為牠講的有理，人類就帶著狗一齊出去打獵，瞬息間便獵到了山豬，接著又打到三隻山羊。那時人類想回家了，可是狗又說：『不！不！我們還要到〈溪澗鼻湍〉去捕鹿。』如此帶著人類東奔西走後，又獲得了二隻鹿，狗自己背了一隻，然後對人類說：『你們去把另一隻鹿拿來』，我現在再到別處去抓五隻鹿來獻給你們。』說完之後便離開往森林去了。那時人類把網袋給了狗；狗入山做了陷阱，又抓到三隻瘦鹿，和二隻肥鹿，並且當場就先把肥鹿殺了，製成燻肉放在籠中，人類一來，就把醃肉交了出來，並且說他要留在原地看守三隻鹿，人們就把醃肉帶回家給家人吃，家人很高興，問到是誰拿到這麼多的肉，獵人回答：【是真正的土狗】。

從此以後，大家便都飼養真正的土狗。土狗繼續留在山上看守瘦鹿，狗因飢餓，於是把三隻鹿吃了。人們再度上山，見到這般情形都大為失望，而加以叱責。狗低聲下氣的道歉，並說：『以後你們只要留下骨頭給我，我就很滿足了。』這就是我們現在只給狗吃骨頭的原因。

以上似乎都在談論土狗的事情，但是其實這也是他們的生活規範的表現。我們原住民對土狗一向有很深厚的感情，會把狗當作自己家人一樣看待，所以也有很多規則在裡面。例如絕對不能在狗不注意時隨便打牠，否則牠的魂會被鬼神帶走，以後就不叫做真土狗，完全沒有用了。所以知道土狗和人、獵場之間的重要性，就能瞭解 Gaya。特別是最近和表舅劉進喜聊天之後，才知道土狗和獵場之間的關係。而獵場和老人的 Gaya 之間又有密切的關係，因為打獵一定

要根據 Gaya 去做；而且絕對是男人之間的事情，如果在女人面前談論獵場的事情，是會破壞老人的 Gaya，不是打不到獵物、就是自己會受傷，因為有 uttux 在旁邊看著。現在看起來或許有人覺得似乎有點不合理，其實這就是一種在自然界之中，人與土地、人與獵物、人與鬼神之間合作的概念。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說，也是每個人都有他要盡的職責，當然不能隨便。

五、泰雅族人對宇宙、自然、土地分配想法與 Gaya、Gaga、Waya、Gaza 的關係

雖然由上述故事可知土狗與獵人的重要關係，但要瞭解獵場文化，還是需要由獵場的土地關係來看，部落族人在土地的分配上，通常打獵的區域是以共享的觀念視之；一旦與其他族群因區域衝突，必然有一獵首攻堅的行動，之後經埋石和解，再劃分各族群的獵場區域。

在傳統土地分配的觀念中，獵場也就是打獵的地方與河流一樣，都是部落共有的，耕地則為各家族所有，再分配給子孫。傳統上通常以溪流或山凹為分界，以溪流為中線，在源頭及山頂附近插上石頭作界標，溪流兩旁也會各自種植竹子或芋頭，大家就知道這塊地已經有人使用了。但是溪流中的水兩方都可飲用，是共有的。

隨著獵場區域之固定，頭目會分配給勢力者及其親屬耕地（土魯古音 qobaxan，霧社音 nebax）。此種土地的分配，按照 Gaya 的規定，女人是無法繼承的（除非此一家人沒有男丁），男孩通常由最小的分配最多。這是因為在泰雅（賽德克）族人的 Gaya 的規定中，最小的男孩必需與父母親一起生活，因此父母自留的土地應歸於最小的男孩所有；其次由大兒子、二兒子…，以下依此類推。但是各地的情況不同，也有由最大的兒子開始分配的情形。

當然以前這種由獵場區域所衍生平均分配的土地關係，在部落的 Gaya 規定逐漸式微之後，部落族人家中戶長一言九鼎的習慣，似乎也由不同統治者的規定，與社會的變遷之下逐漸消失，泰雅（賽德克）族人的此一優異的 Gaya 的規範，也將走入神話的歷史深淵中了！

部落族群若因戰爭致使大聯盟潰散，有須要重新組合成同一 Gaya 的集團同盟時，必須召集各部落頭目、勢力、長老開會決議，並請祭司參加，祈求祖靈按 Gaya 共同的規範，重新埋石立碑，以告示後輩遵照遺訓不可違背。

1997 年 11 月 12 日，由瓦利斯·貝林立法委員與林春德省議員等所辦理的霧社族群（德克達雅族群十二社）文化尋根暨莫那·魯道紀念活動，重新選出各部落的頭目，每年召開此一族群大會，並宣示遵照傳統的習慣埋石為碑，以表達對 Gaya 同盟集團的尊敬與支持。

同時在尋根埋石立約的活動之中注明如下之典故：「相傳：賽德克人的祖先，是從一塊叫做『博諾彭（Bunobon）』的石頭迸出來的；這塊石頭的位置，就在今天中央山脈的白石山上。過去，賽德克族人一直都過著燒耕狩獵的生活，經常的遷徙部落，而總會在部落的『火爐』底下，埋下石頭，以昭告祖靈。將近百年前，部落與部落之間，經常因為爭奪獵場，引起紛爭；各社長於是會同現在眉溪部落西南方的界山，埋石立約，約定彼此各擁獵場、從此和平相處。緣於賽德克族人的傳說和歷史的源由，『埋石立約』一直都是賽德克人的最具效力的盟約——它象徵著誠信、誓言、守諾——並以此昭告祖靈。」

筆者以為像此種賽德克人以立石為碑的祭儀活動，在其他賽德克人的戰爭中，也是以此方式昭示族人信守族群同盟共同所立下的 Gaya，違法者將受祖靈的踐踏及同族群的追逐殺戮，是一件值得發揚的生活儀事。

參、Seediq：彩虹橋（hakaw utux）上的建構者 suyan balay somaru Gaya babaw hakau utux

一、傳統文化的流逝與族群認同危機

台灣原住民族在這千百年來的生存競爭，與生活方式的遞嬗之下，原已產生了一套與大自然界之間維持和諧、並賴以為生的基本信仰、思想、習慣；但是百餘年來因為受制於外來統治者，以及政治、社會、經濟的快速轉變，已經使得這種和諧的關係與基本信仰、思想、習慣皆處於癱瘓的絕境。尤其是生活在台灣中北部，以 Gaya（Waya、Gaza、Gaga）為思想中心的族群部落民族，因為生活中黥面圖騰文化、狩獵獵場文化、出草獵首文化、攻守同盟集團意識、農事生活祭祀儀式、生命禮俗文化等習慣法則，都逐一在強堅暴力的殖民歷史更迭中遭到禁止，及受制於外來強勢族群文化的洗禮之故，使原來的社會結構組織文化瀕於潰散。而這些支離破碎的社會結構組織文化，更衍生出部落內部文化的衝突與信任歸屬的問題。這些叢生出來的問題，也使得族群間彼此共同凝聚的思想核心逐漸流失，產生內部族群政治與文化的攻訐與疏離。

是以，在此政治詭譎多變的社會文化環境裡，此一族群因失去了原有的傳統，而迫使其在民主化、自由化、多元化的快速社會變遷裡，在其各自部落文化的存續與發展歷程中，形成無法突破的茫然；族群部落文化生活中所共同承繼的生命觀，亦無法形成生命共同體的理念與共識。是以，未見及此的國民政府，再如何釋放其高度的關懷與協助，似乎也無法理出已經出現在族群內部中凝聚力的紛歧，與思潮理性化的衝突。

其主要的原因，應歸咎於所有政策制定者與提供建議者，從來不瞭解這個族群的社會形成的結構組織、語言模式，以及其思想、信仰、文化之故；而且即使是這些「專家學者」提出之有關原住民社會改進之研究調查報告，我們的主政者似乎也都以無關痛癢、甚至於以冷淡的態度應付。而這種忽視原住民社會文化差異的作法，嚴重到以致延宕生長與發展、厚植原住民賽德克族群部落社會文化「力量」的機會。

其實主政者忽視人民存在的問題，並不只存在於原住民之間，在台灣全島各個區域的抗議請願運動中，即可處處見到相關悲慘的事實。但是原住民可能是最嚴重的，最近由賽德克族群宗教團體「基督長老教會太魯閣中會」的太魯閣（Sodeq taruko）族群知識份子（bokorax tunux Sodeq）自行發起的『太魯閣人正名運動』發展過程的例子來看，主政者的冷漠不關心，似乎也就不足為怪囉。因為原住民正名運動一事，無關政府的尊嚴與人格的重要性，既然如此，我們原住民的知識份子又何必自取屈辱呢？

二、「族群正名運動」的迷思

其實這個族群的正名運動對賦予自己族名的作法，可以理解是對殖民文化後的自我省思，與理性價值判斷能力的甦醒。然而這種甦醒過來的力量，就像睡了千萬年的獅王，當睜開眼睛欲走入在大地上的步伐，會先行思考應如何步步為營，記下自己的生活勢力範圍，以作為其狩獵區域的生活圈；並將其習慣性的行為生活化，凝結為其生命中不可或缺的觸媒動力。動物如此與大自然界取得其生命中的平衡立足點，更何況人類自有生之始，自亦以其對「人」在大自然界的生活有其本身的稱呼，與生活環境中給予其明確的定位與價值。是以生存在台灣這個島嶼的泰雅族群人士，應有其本身自己原始的名字，做為其生為「人」的生活基礎與生命的意義。

所以，不管荷蘭人稱他為「福爾摩莎的鬼魅番人」，滿清政府稱他為「東夷番人」、「生番」、「熟蕃」、「歸化生蕃」、「王字頭番」，日本人稱他為「有黥蕃」、「高砂族」的泰雅族、紗績（賽德克）族，國民政府泛稱他們為「山（平）地山胞」或「山（平）地原住民」，這個民族還是一直存在著。雖然這些名稱之多，令人困惑何者為真？何者為非？然而對先民卻並無影響，因為他們一直保有自己的傳統文化與生活，有自己的民族尊嚴與自信。但是今日的情況就完全不一樣了，連這個族群的年輕知識份子，皆對自己的族名感到困惑與茫然。尤其是花蓮地區的賽德克族人，更以長老教會「太魯閣中會」宗教的力量，命名自己為「太魯閣族」，以別於泰雅族的名稱。

三、筆者的建議

然而依據筆者的想法，認為：不管我們的名稱是泰雅族或賽德克族，皆為日本學者在當時的時空環境下，就其學術研究與調查工作時方便之需求所訂定；而訂定的名稱，並不是源自於這些以 Gaya（土魯古語）、waya（道澤語）、gaza（德克達雅語）、gaga（泰雅語）等……組織起來，並以各部落族群的名稱所訂定而來。因此，如果要真的去命名本族的族名，筆者以為從以下兩種稱呼來進行，比較不會引起爭議：

- (一) Gaya或Gaga族：這是此一族群生活與生命中的信仰基礎，與其和大自然界的泛鬼神祖靈信仰溝通的依據，更是其生命祭祀禮俗中，不可缺少的必要條件，而且是各部落社會形成其攻守同盟、血祭親屬同盟集團、狩獵同盟集團等組織結構分化或合眾的信仰規範，是以所有與此一族人共同遵循其祖先遺訓的習慣法規（如Gaya、waya、gaza、gaga等）中的思維核心。皆可以作為此一族群對其自身生為人類（squleq、tsoleq、Sodeq、pronawan等）的共同名稱之一。
- (二) Ptasan族：Ptasan（黥面或紋面）是這族群最具體而微的特色，更是其圖騰文化的象徵意義，而此一象徵意義的延伸，亦代表此一族群生命的價值觀，與對其活出其人格尊嚴的存在意義是一樣重要的。因此族人與大自然互為依附的認同觀，通常是以黥面與否為參酌族人人格尊嚴的條件，此一名稱也可作為稱呼族名的參考依據。

筆者以 Gaya 或 Ptasan 作為族名，自有以下幾點理念形成個人的想法，至於想法成不成熟，仍須經過部落族人共同討論後的決議，以及時間的考驗，才能形成整體族群的名稱。為提供討論的空間，茲將理念陳述如后：

- 1、部落（aran、qaran）：部落的形成，對此一族群的人來說，皆必須依照 Gaya（祖訓的規範）的作業方式（儀式）做為形成部落組織大小的依

據，未依照 Gaya 的規定者會觸犯 Uttux（祖靈），部落族人將因 Somaneq（犯忌祖靈之規範）遭受到天譴，全族人死後也不得進入鬼魂靈界，鬼魂橋上的螃蟹守護神也將拒斥族人再回人的世界修道。是以，Gaya 是部落族人在鬼魂（彩虹）橋上的真正建構思想的中心，以 Gaya 稱呼自己的族名應也不為過。而且族人做任何事務皆先問合不合 Gaya 的規定，是以筆者以 Gaya 為族人的族名其所持的理由，乃是族人生活的中心，也是應用在族人部落狩獵文化、部落農事祭祀儀禮最多的名稱，因而以此為族人心中理念的族名。

- 2、泛祖靈的宗教信仰：中國人常常說舉頭三尺有神明，台灣原住民的原始宗教信仰中對鬼神的敬愛，猶如對其家人的愛一樣重要，諸如家人死亡後，即埋於自家床舖底下或穀倉底下，以示與祖靈的魂魄之情永續存在。神明常在我們的生活中，祂會透過無形與有形之某種自然景物的徵兆中，規範著我們的行事為人之道。

在原住民的世界裡，對於鬼神的存在，皆以無上的敬畏之心保持彼此之間和諧的關係，他們泛稱所有的超自然存在為 Uttux，沒有生靈、鬼魂、祖靈、神祇之區別，更沒有個別或特有之神名（xangan uttux balai）。他們透過鳥占或夢占之好壞等自然的現象，做為行事為人的依據，並將人類（Sequleq、Tsoleq、Sodeq）、Gaya、以及 Uttux 三者間的關係，連鎖成大自然生命體系的網絡系統。而且這個系統組織的精神內涵，又往往影響其生命禮儀之興替，與生活規範之維繫。其中生命運作中不可少有的組織系統，是他們用泛祖靈的宗教信仰命名族群的名稱；也在賦予族名的同時，透過 Gaya 的宗族會議之規定與分配。加之頭目向祖靈（uttux balau）祈求賜福給部落的人（aran qndusan）之後，確定族人不論因任何原因，不得違背族人血親祭祀集團、狩獵集團、農事祭祀集團等的規定，並訂定部落族人的共同規範。這種規範是一種與大自然共生共息的原生理念，也可以說是此一族群意識型態的圖騰觀，與生命觀的表達。

是以，此一族群的信仰與處事的原則，皆以符合 Gaya 觀照一切事務，並將此一觀照套上鬼神之信仰，以示族人切記祖靈的訓誡，違者將不得超生，在世者也將因犯忌（posaneq aran qandusan）而生活顛沛流離、人格尊嚴掃地。

筆者根據以上幾個前提，深以為感：我們的祖先，不管賦予我們的名稱為泰雅（Taiyal）或賽德克（Sodeq），身為後來的承續者，應珍惜祖先在這「人的意義」上留給我們的話。即使要改變我們生為「人」的族名名為「部落地名」時，也應該尊重是否符合部落族人共同的 Gaya 規範，才予提出在部落會議中討論，是比較理想的方式。

是以，筆者以為 Gaya 作為族名，是比較不會引起泰雅族人或賽德克族人，在政治、地域、社會、文化、宗教信仰互助合作上的紛歧。當然，這樣的省思意念，乃個人在走過老人的田野調查整理後的想法，畢竟 Gaya 的生命意義已成為筆者精神內涵的靈糧，與行事為人的準則。吾想，，尊敬 Gaya 的神性與人性之存在，理所當然應該是現代的泰雅族人或賽德克族人遵循承續文化的責任與使命。假如能夠有此一共識，並付出行動，實際在生活中遵循 Gaya 的規定，則構築在彩虹橋上的理念才得以成功。

時代	出 處	族 群 名 稱	
清代	方志、私人著述	王字頭番、黥面番	
日 據 時 代	《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	Taiyalu 族	Sedaka 族（暫定的區分）
	《蕃族調查報告書》	太么族	紗績族（暫定的區分）
	《台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	Atayal 族（Atayal、Sodeq）	
	《高砂族調查書》	Taiyalu 族	
國民 政府 遷台 後	學者	泰雅族或泰耶魯族（泰雅亞族、賽德克亞族）	
	族群正名運動	泰雅族	太魯閣（德魯固）族
	筆者的建議	GAYA 或 GAGA 族（Ptasan 族）	

肆、用愛與分享談賽德克族人在霧社事件的想法

一、想給霧社事件有很 HIGH 的祖靈信仰

九二一地震，震毀了我們的家園，也帶走了許多家人的生命；颱風瘋狂肆虐我們辛勤耕耘的作物與財產。但祂給我們的是危機中的轉機，是吾族人重新（心）創造新生命、新文化、新願景的機會。因此，在此關鍵的年代裡我們要重新思考未來的路，如何紮根落實文化的根源，以活絡原住民本土意識的社會基礎。

本縣可以說是台灣族群最複雜的區域之一，除了先後來到的漢人之外，原住民族則包括有泰雅族、布農族、鄒族、邵族，以及平埔族群的巴宰、道卡斯、拍瀑拉、貓霧揀、洪雅等五大族群。這麼多族群共同生活於此，時間上自然有先來後到的順序，又因為生活於不同的自然環境之中，而有了不同的發展。但是一個民族不可能離群索居，在不同的歷史階段中與不同民族產生接觸，除了文化交流之外，對於族群本身的發展當然也有很大的影響。近年來隨著地方文史工作的興盛，最明顯的影響所及，各族群紛紛建立起屬於各自族群的社會性團體，同時開始注意自身文化的延續與發展。本縣原本已有屬於布農族的文化團體，賽德克族既然也身為縣內原住民大族之一，為顧及文化傳承而成立研究團體，也是必然的趨勢。

從日治時代以來，關於賽德克族的研究著作數量雖然不少，卻多半是概略性的介紹，缺乏對於各不同部族，及各不同地區區域性的深入調查，關於本縣仁愛鄉的調查資料更是少見。但是本鄉的泰雅族原住民卻包含了兩大亞族（泰雅亞族、賽德克亞族）、三大語系（賽德克、賽考列克、澤奧列）；若加以細分可以區分為 7 個部族（賽德克亞族霧社群、道澤群、土魯閣群、賽考列克語系白狗群、馬力巴群、澤奧列語系眉原群、萬大群），以目前的行政區域來說

涵括 10 村（發祥、力行、新生、互助、合作、精英、春陽、大同、南豐、親愛）；以本族三大起源傳說地點：pinsbukan（裂岩，在今瑞岩部落）、bunohon（白石山，在今仁愛鄉與花蓮縣交界處）、papakwa（大霸尖山）來說，也有兩個地點位於本鄉境內，故本鄉可說是泰雅族的發源地。

近年來，花蓮地區的賽德克人，也就是學術上所稱之泰雅族賽德克亞族東支，或簡稱東賽德克人，爲了與泰雅族截然劃分，興起爲自己族群正名爲「太魯閣族」或「德魯固族」的活動，並透過各種管道努力爭取正名。但由於學術及口傳上，皆認爲東賽德克人自西部遷徙而去，且「太魯閣」或「德魯固」都只是地名的異稱；本鄉境內的西賽德克人遂由教會開始，改用自稱「瑟基克」爲整體名稱，想要逐漸回歸到以「人」作爲族群名稱的途徑上去。想要增加這方面的理解，當然需要更深入的研究；且本族群當前面臨的主要課題，即爲重建傳統文化中迅速流失的部份，進而在此基礎上重建族人的向心力；想要達成此目標，必須自重新詮釋本族歷史文化開始。

此外，雖然每年的 10 月 27 日，都會在霧社舉行「霧社事件」的紀念活動；對本族群而言，卻一直是此一名聞中外事件中唯一缺席的詮釋者。因此每年舉行的「霧社事件」祭典，過去都是在政府的強勢介入下，在本族群的統治中心—霧社，用漢人的儀式舉行，而非在本族群的發源地、或霧社事件的起義地點，用本族傳統的方式舉行。

因此，我們認爲想要更了解本族過往歷史，盡而發揚優良的傳統文化，最好的方式是重新「詮釋」此事件的新時的意義，因爲原住民族對任何活動的呈現即代表著他們對生命意義的崇敬與生活重現了祖靈的重要性，是以活動即祭儀文化的重要表徵，也是他們心靈的表象方式。

二、霧社事件不該只是敬拜謀一族群的亡魂，而應代表所有死於強權下的英魂

筆者認爲想要真正從中獲益的意義，是必須體認到唯有「團結合作」「共繫一念之心」，透過各部落間的同盟關係，用原住民愛與分享的觀念，逐步改善原住民族群在台灣社會結構中一直以來的劣勢地位，才是真正有意義的紀念活動。傳統文化的自尊與自信更應該被重塑，我們要砌造出原住民族的多元發展空間，使原住民能站在自己的土地上，向下紮根，向外拓展。

因此，應即以「愛與分享」的活動方式，追思日本時代日警在能高郡仁愛鄉原住民先烈殉難者，以傳統的原住民祖靈祭典儀式，共同祭祀祖先，迎合祖靈的福祐與保護。全鄉不分族群類別共同以「愛」『埋石爲盟』、『歃血祭天』握手言合，締造族群祥和，四海之內皆兄弟，共生共息的總體生命觀。

用祭典儀式的程序，引詠祖靈的歌、燃燒火神、迎祖靈回鬼魂橋分享我們人間的敬意。透過各級長官與各部落眾頭目（村長或勢力者）的參與，並進入祖靈祭壇中心形成「圓心」代表族群分享祖靈的愛。總頭目與祭司召祖靈魂致祥和、頒賜番刀寓團結。以吉祥物（活乳豬）獻祖靈，由總頭目、祭司及各部落眾頭目（村長或勢力者）共同獻祭。並藉著總頭目與主祭者以酒、小米、牲畜之耳、鼻、腳等祭品謝祖靈的分享。最後以埋石爲盟的方式由總頭目、主祭者各級長官與各部落眾頭目（村長或勢力者）、以及參與活動者，以小圓石頭埋下「族群融合的魂」以示永不忘記祖先的話。這樣以「分享與愛」的表現飲

酒迎祖靈回家，用祖靈舞讞英雄魂，各部落分享 Lumihu uttux gaya——豬肉、米糕、酒共進原住民的祖靈生活觀。

我們現在應該深思建構原住民祖靈的文化世界觀，而不要以政客過客的心態面對自己的文化根源的重建，不論泰雅、賽德克、布農、擺夷、平埔、河洛、客家…或…等，皆以生命有意意有尊嚴有價值重做好伙伴好兄弟姐妹，我們的努力會因祖靈的信仰，再次營造人類新的生活與生命、新的規範與倫理、新的秩序與願景。

三、 重新建構文化的禮儀，體驗生命的真實意義，不要假仙囉！才有希望的工程與未來。

我們在尋找族群歷史與文化意義之際，可曾想過為維繫族人獨特的歷史與文化命脈是否得以綿延不墜的基石是什麼？筆者以為以族靈、祭團血盟、狩獵豐收祭、埋石盟誓、民俗文物與傳統手工藝展示等方式，呈現文化生命的祥瑞之氣，是有必要的活動。

因為透過文化薪傳及文化活動，使社會大眾認知到原住民群在政治、社會、經濟、農業、教育、文化、歷史、語言、宗教、哲學、音樂、美術、雕刻、舞蹈、編織、陶藝技術等的表現，而且透過文化薪傳及文化活動，重新建立新的人生價值觀與願景，以增進原住民社會適應二十一世紀科技發達、資訊國際化、經濟繁榮、政治民主化、社會多元化、教育革新一新的文化不得不有前瞻性的理念與作為，以挑戰未來的發展命脈。因此，在舉辦研討會、匯集各族群對於霧社事件歷史真相之描述，了解事件的精神文化內涵。以及透過族老與青年的對話與省思，才能迸發出新生共同體的共識與創造力，更是這時代應有的作法，假如辦活動的大官能體悟此一文化的內涵，就不會受到外界的質疑了。

伍、SISIN GAYA 的文化意義『靈鳥』—繡眼畫眉鳥

筆者問起：「何謂古老時候的 Gaza？」Tiwas 開門見山的說：「Gaza 最根源的意義是：『Sisin』。」，筆者又問道：「那為何是 Sisin 呢？」她說：「因為 Sisin 的鳥，會講人類的話。」，講到此處，不禁產生一個問題：「是不是有 Uttux（祖靈、鬼神）呢？」她說：「Sisin 是鬼神派到人類自然世界象徵意義。」；接著以一則『Sisin 鳥與 Chaqun（烏鴉）比賽搬運石頭之故事』來說明 Sisin 的偉大。

她說：「有一天，Chaqun 與 Sisin 鳥在 Aran tuluku 之 bolayau 的山坡上，進行搬移大石頭的競賽，Chaqun 說：『我的身體比較壯碩。』，於是先行要為人類去除阻礙部落的大石頭。結果用好大的力量搬動而搬不動，石頭還打傷腳，只好一跛一跛、羞愧的飛走了。之後，換 Sisin 鳥出馬來搬移石頭，其身雖小但力量驚人，不一會兒就搬走了。人類見此奇蹟異能的出現，皆認為一定有鬼神在其身上協助，否則這麼小的身體如何搬動大石頭呢？人類從此即遵從 Sisin 鳥的話，作為其一切部落社會中生活與生命禮俗依據的準則。

譬如人類在收穫（berax）黍粟祭祀之後，要到山中狩獵時，會做三次聽詢 Sisin 鳥的行動。第一次未取得同意的聲音，放棄前次儀式重新再來；第二次仍未取得同意的聲音，放棄前次儀式重新再來，詢問要去獵場區域的外邦異族，是否離開了，若離開了，Sisin 鳥才會發出允諾的聲音。之後，獵人才能成行。是以，狩獵一定要依據 Sisin 鳥的聲音有無唱歌，判斷是否可行狩獵。Sisin 鳥如果沒有唱歌，獵人就不去打獵，否則就有與其他族群戰鬥（pajis）、被殺頭（musa bosipaq）事故之發生，這就是 Sisin 鳥偉大的力量之一。

又如要去提親（smolaji）之事，也要依據 Sisin 鳥之聲音好壞，作為行事之依據，否則無法取得女方母親的首肯；一年未取得允許，第二年繼續徵詢……，否則這一親事將永遠得不到鬼神祖靈的祝福與保佑，鬼神的詛咒將永遠伴隨你等生命，不得翻身。是以，一個十六歲的女孩若有三個男人追求，Sisin 鳥會透過其聲音一一選擇優秀的男人，否則女孩一旦不嫁，此門姻緣事亦沒完沒了。婚姻非常嚴肅，不能以唱歌方式表達，僅能以『人類的話』彰顯其真理，這就是以前的 Gaya 啊！

去山中砍草（domatak）耕作時，也要聽取 Sisin 鳥之聲音善惡行事，否則步行之中，你將滿腳瘀傷不得走路。由這些 Gaza 例子的內涵意義中，孩子你可對於 Gaza 的真義，及其對一切影響人類行事為人最大信仰的理念，是否真的瞭解了呢？」筆者即以點頭不作聲之態，回應 Tiwas 的問題。

吾輩從上述 Sisin 鳥的故事當中，或許可以了解到臺灣原住民賽德克族人，如何透過鳥占（Sisin）的聲息，以判斷生活中所發生的問題，並以此方式與大自然界的神秘世界取得溝通與瞭解。也許會有人說：「我們的社會都已經進入科技文明的時代，因此任何大地上發生的問題，應該都要講究事實證據，做為推演事實的真理。」但是環顧今天臺灣如此文明富裕的社會，卻仍舊保持以怪力亂神之迷信，來祈求生命的安危，其理由又何在呢？

因此，筆者認為以本族人傳統社會文化所遵循的 Gaya，以及其對大自然世界規律之尊敬；當今臺灣的人們，不管是漢人、閩南人、客家人、原住民……，或許也可以將此千百萬年來遵循的生活規範，參酌應用到現代人類的精神生活與物質生活之中，讓人類的生活之中無時無刻有鬼神規範著，並將此規範習慣化，甚至轉化為生活中的信仰。有了生活中的信仰，人類生活中的神話夢想，或許有得以破解之可能。猶如千百萬年以來的泰雅族人，將對 Gaya 的信仰觀導入他們的生活與生命禮俗之中，使他們的生活作息、宗教信仰、倫理道德價值觀，無時無刻秉持著 Uttux（鬼、神、祖靈三位一體）的敬畏之心，與大自然界的規律互為一體、互相增長，此一並行而又不悖逆自然界的律法，筆者以為有必要透過教育的推展，使其重新活出文化的生命。尤有甚者，在整體社會文化朝向民主、自由、多元化潮流前進之際，人們的思想、觀念、信仰價值觀，也應跟隨多元時代互相尊重、互相學習彼此間的優點；不要將原住民的形象，仍待之以「蕃」這種爬蟲類一般的觀念來視之。畢竟人類的文化是平等，無分顯貴賤陋，這是生活在當前現代人應有的認識，否則就不足以稱為現代人。

才剛剛想到此處，緊接著，Tiwas 又以一則故事，述說 Gaza 的重要性。她說：「如果人類吃豬的大便，豬一定要馬上殺死，以平息鬼神之怒吼，否則會引起風暴，吹毀農作物。如果豬生產後，發現牠的幼豬光禿無毛，也要殺死，以免家裡的婦女生產時，會有難產事故。人類如果飼養的畜牲是眼瞎或跛腳時，將會遺害到男人的身體，這是不好的；因此，男人上山狩獵或出外工作

時，會隨便跌倒、或會遇草刺（bakau）等事故。如果遇人溺水或其他事故，在場卻不即時解救，鬼神會知道的，這是可恥的；親屬只有晚上帶著松樹火把，偷偷摸摸帶回部落。這是老人以前的話，也就是我們的 Gaza 啊！」

筆者由此，瞭解到泰雅原住民傳統文化之中，Gaya是他們生命之中最重要的生活依據，沒有祂的存在，這個族群也將無所適應整個新環境的生活變遷。今天，我們看到原住民的悲情生活、或所謂物質生活的貧窮，並非沒有原因，是因為被現實的環境所迫，必須把自己視為精神文化的根拋棄，以符應大時代的需求。但是這種被迫改變的生活方式，並未給他們在整體的生活水準或社會文化的發展上，有其長足的發展空間。雖然我們的政府投入相當大的精神與物力，作為改善目前的社會發展，但是其成效似乎不如預期的好。

由於筆者從事教育工作，因此舉教育為例：單從教育部所頒布的課程標準內容上看來，有關原住民地方性的語言、歷史、文化等素材，在整個課程的安排上，也只是附屬在所謂有特色性的課程（即「鄉土教材」）中教授；對真正能達到使原住民文化有所維繫或傳承之教育效能的安排，似乎仍微乎其微。倘若教育決策者能將教育行政、學校行政、教育目標、課程內容、課程科目與時數之權限，充分下放給原住民的學校或相關機構，自行組織成原住民教育研究委員會、學校課程研究發展委員會，原住民教育的遠景，或許才有機會在大家的努力之下開花結果。

陸、結論

筆者常認為文化的薪傳「不能只用言傳，必須是身體力行，才會感動」，以如此的理念與方式進行才能真正使原住民認識自己，也使社會大眾認識到原住民族的可愛之處，盡而可提昇族群間的互相尊重與分享彼此間的精神生活與文化內涵。而且由此重新建立新的人生價值觀與未來願景，以增進族群互尊互愛的社會美德 Malu balay gaya seediq kndusan。

「愛與分享」，是要我們深思如何重建族群間曾經所造成的歷史誤解與心靈的創傷，使深埋內心的瘡疤、仇怨不再繼續二度傷害現在還活的人。讓所有族群間的恩怨以同杯共飲祖靈的血液一笑泯恩仇，用愛與分享重新寬容接納異己，從心看待歷史的教訓，共同團結為血祭同盟的兄弟，努力保持「活在當下」的真諦。

筆者以為，原住民的歷史與文化教育的發展，應回歸到屬於他們自己的社會文化、語言、風俗、習慣有關的生活，做為發展教育或保存歷史文化的原點。尤其是他們的 Gaya 文化之推展，更應遵循「源自自然，回歸自然的規律」，還給他們應有生存尊嚴的空間。

猶如音樂可以不分國際、族群、種族、地域，她永遠被人類所分享，文化也不應分種族之差異而有層次高低，而應被尊重與分享。是以『分享族群間的 Gaya 與生活觀』總是令人雀躍感動，也是吾族群生活中的最愛。熱愛原住民文化的朋友，或許也可以同樣的心情分享他（她）們的世界。

